

資治通鑑

第十九冊

3780



第十九冊

卷二百六十九至二百八十四

資治通鑑

後梁均王乾化三年癸酉十二月起
後晉齊王開運二年乙巳七月止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六十九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一千戶賜紫金魚袋臣
司馬光 奉敕編集
後學 天 台 胡三省 音 註

後梁紀四起昭陽作噩(癸酉)十二月，盡強圉赤奮若(丁丑)六月，凡三年有奇。

均王上下

乾化三年(癸酉、九一三)

十二月，吳鎮海節度使徐溫、平盧節度使朱瑾帥諸將拒之，拒王景仁也。帥讀曰率。遇于趙步。趙步，瀕淮津濟之處，南直壽春紫金山。吳徵兵未集，溫以四千餘人與景仁戰，不勝而卻。景仁引兵乘之，將及於隘，隘，鳥介翻，險狹之處爲隘。吳吏士皆失色，左驍衛大將軍宛丘陳紹援槍大呼援于元翻。呼，火故翻。曰：「誘敵太深，可以進矣。」誘，音酉。躍馬還鬪，衆隨之，梁兵乃退。溫拊其背曰：「非子之智勇，吾幾困矣。」幾，居依翻。賜之金帛，紹悉以分麾下。吳兵既集，復戰於霍丘，梁兵大敗；王景仁以數騎殿，吳人不敢逼。殿，丁練翻。王景仁本吳之名將，吳人素畏之，故不敢逼。梁之渡淮而南也，表其可涉之津；立表以記淺。霍丘守將朱景浮表於木，徙置深淵。朱

景，霍丘土豪也，吳用以爲將，守霍丘。浮表於木者，徙梁所立之表，其下接之以木，立諸深淵以誤之。及梁兵敗還，還，從宣翻。望表而涉，溺死者太半，吳人聚梁尸爲京觀於霍丘。觀，古玩翻。

庚午，晉王以周德威爲盧龍節度使，兼侍中，以李嗣本爲振武節度使。先是，周德威以破夾

寨之功帥振武，今以平燕之功徙帥盧龍，以李嗣本代帥振武。歐史義兒傳，嗣本本鴈門張氏子。

燕主守光將奔滄州，就劉守奇，劉守奇藉兵於梁以取滄州，事見上卷上年。涉寒，足腫，史紹曰：釋

名曰：腫，鍾也，寒熱氣聚也。且迷失道，至燕樂之境，燕樂縣，後魏置，治白檀古城。唐長壽二年徙治新興城，屬

檀州。宋白曰：燕樂、密雲二縣皆漢虜奚縣地。樂，音洛。晝匿阬谷，數日不食，令妻祝氏乞食於田父張

師造家。師造怪婦人異狀，詰知守光處，詰，去吉翻。并其三子擒之。癸酉，晉王方宴，將吏擒

守光適至，王語之曰：語，牛倨翻。「主人何避客之深邪！」并仁恭置之館舍，以器服膳飲賜

之。王命掌書記王緘草露布，緘不知故事，書之於布，遣人曳之。魏、晉以來，每戰勝則書捷狀，建

之漆竿，使天下皆知之，謂之露布。露布者，暴白其事而布告天下，未嘗書之於布而使人曳之也。文心雕龍曰：露布者，

蓋露板不封，布諸觀聽也。

晉王欲自雲、代歸，自幽州取山後路，歷雲、代等州至晉陽。趙王鎔及王處直請由中山、眞定趣井

陘，王處直、王鎔欲晉王取道中山、眞定，各展迎賀之禮。趣，七喻翻。王從之。庚辰，晉王發幽州，劉仁恭

父子皆荷校於露布之下。荷，下可翻，又音何。校，交教翻。易曰：荷校滅耳。註云：校者，以木絞校者也，即

械也；校者取其通名也。守光父母唾其面而罵之曰：「逆賊，破我家至此！」守光俛首而已。俛，

晉免。甲申，至定州，舍于關城。丙戌，晉王與王處直謁北嶽廟；北嶽廟在恆山之大茂山；恆山在定

州曲陽縣西北。是日，至行唐，行唐，漢南行唐縣，後魏曰行唐，唐屬鎮州。九域志：在州北五十五里。趙王鎔

迎謁于路。

四年（甲戌、九一四）

1 春，正月，戊戌朔，趙王鎔詣晉王行帳上壽置酒。鎔願識劉太師面，上，時掌翻。劉守光既

囚其父仁恭，請於梁，以太師致仕，故王鎔因而稱之。晉王命吏脫仁恭及守光械，引就席同宴；鎔答其

拜，又以衣服鞍馬酒饌贈之。饌，雞戀翻，又雞晚翻。己亥，晉王與鎔敗于行唐之西，鎔送漳

十二行本「送」下有「至」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境上而別。

2 丙子，〔張：「子」作「午」。〕蜀主命太子判六軍，開崇勳府，置僚屬，後更謂之天策府。更，工衡

翻。

3 壬子，晉王以練紆劉仁恭父子，凱歌入于晉陽，紆，充夜翻，繫縛之也。戰勝得國而歸，故奏凱歌。

丙辰，獻于太廟，自臨斬劉守光。守光呼曰：「守光死不恨，呼，火故翻。然教守光不降者，李小

喜也。」事見上卷上年。王召小喜證之，小喜瞋目叱守光曰：瞋，昌真翻。「汝內亂禽獸行，亦我

教邪！」行，下孟翻。王怒其無禮，先斬之。怒其無禮於舊君也。守光曰：「守光善騎射，王欲成霸

業，何不留之使自效！」其二妻李氏、祝氏讓之曰：「讓，責也。」皇帝事已如此，生亦何益！」

〔章〕：十二行本「益」下有「妾請先死」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即伸頸就戮。守光至

死號泣哀祈不已。史言劉守光畏死，婦人之不若。號，戶高翻。王命節度副使盧汝弼等械仁恭至代

州，刺其心血以祭先王墓，然後斬之。以劉仁恭叛其父也。晉王葬其先王於代州鴈門縣，後名爲建極陵。

刺，七亦翻。

或說趙王鎔曰：說，式芮翻。「大王所稱尙書令，乃梁官也，大王既與梁爲讎，不當稱其官。

且自太宗踐阼已來，無敢當其名者。」唐太宗自尙書令即帝位，後之臣下率不敢當其名；唐之將亡，始以授藩

帥。今晉王爲盟主，勳高位卑，不若以尙書令讓之。」讓，遜也。鎔曰：「善！」乃與王處直各遣使

推晉王爲尙書令，晉王三讓，然後受之，始開府置行臺如太宗故事。唐太宗置行臺事見高祖紀。

高季昌以蜀夔、萬、忠、涪四州舊隸荆南，興兵取之，涪，音浮。先以水軍攻夔州。時鎮江

節度使兼侍中嘉王宗壽鎮忠州，蜀置鎮江軍節度，領夔、忠、萬三州。夔州刺史王成先請甲，宗壽但

以白布袍給之。成先帥之逆戰，帥，讀曰率。季昌縱火船焚蜀浮橋，招討副使張武舉鐵鉤拒

之，唐昭宗天祐元年，張武以鐵鉤鎖峽。鉤，戶登翻。船不得進。會風反，荆南兵焚溺死者甚衆。乘順風

以縱火船，風反故自焚。季昌乘戰艦，艦，戶黯翻。蒙以牛革，飛石中之，折其尾，中，竹仲翻。折，而設翻，

季昌易小舟而遁。荆南兵大敗，俘斬五千級。成先密遣人奏宗壽不給甲之狀，宗壽獲之，

召成先，斬之。

5 帝以岐人數爲寇，數，所角翻。二月，〔章：十二行本「月」下有「甲戌」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徙感化節度使康懷英爲永平節度使，鎮長安。感化軍，陝州。梁初徙佑國軍於長安，尋改爲永平軍。懷英卽懷貞也，避帝名改焉。

6 夏，四月，丙子，蜀主徙鎮江軍治夔州。

7 丁丑，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于兢坐挾私遷補軍校，校，戶教翻。罷爲工部侍郎，再貶萊州司馬。

8 吳袁州刺史劉崇景叛，附于楚。崇景，威之子也。劉威與楊行密同起於合肥，有戰功，歷方鎮。楚將許貞將萬人援之，吳都指揮使柴再用、米志誠帥諸將討之。此都指揮使盡統諸將，非一都之指揮使。帥，讀曰率。

9 楚岳州刺史許德勳將水軍巡邊，楚之岳州東北皆邊於吳。夜分，夜半爲夜分。南風暴起，都指揮使王環乘風趣黃州，〔王環乃一州之都指揮使。趣，七喻翻；下同。〕以繩梯登城，徑趣州署，執吳刺史馬鄴，大掠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德勳曰：「鄂州將邀我，宜備之。」自黃州還岳州，舟過鄂州城外，故許德勳畏之。環曰：「我軍入黃州，鄂人不知奄過其城，奄，忽也。彼自救不暇，安敢邀我！」乃展旗鳴鼓而行，以示不恐。鄂人不敢逼。

10 五月，朔方節度使兼中書令穎川王韓遜卒，軍中推其子洙爲留後。癸丑，詔以洙爲節度使。

11 吳柴再用等與劉崇景、許貞戰於萬勝岡，大破之，崇景、貞棄袁州遁去。

12 晉王既克幽州，乃謀入寇。秋，七月，會趙王鎔及周德威於趙州，南寇邢州，李嗣昭引昭義兵會之。楊師厚引兵救邢州，軍於漳水之東。楊師厚自魏州引兵救邢州。晉軍至張公橋，晉

軍出青山口至張公橋，在邢州龍岡縣界。按薛史，唐末，葛從周敗晉軍于沙河，追至張公橋。沙河縣在邢州南二十五里，而邢州治龍岡則可知矣。裨將曹進金來奔。晉軍退，諸鎮兵皆引歸。諸鎮兵，謂燕、趙、潞之兵。八月，

晉王還晉陽。

13 蜀武泰節度使王宗訓鎮黔州，黔，其今翻，又其炎翻。貪暴不法，擅還成都，庚辰，見蜀主，多所邀求，言辭狂悖。悖，蒲昧翻，又蒲沒翻。蜀主怒，命衛士毆殺之。毆，烏口翻。戊子，以內樞

密使潘峭爲武泰節度使、同平章事，峭，七笑翻。翰林學士承旨毛文錫爲禮部尙書，判樞密院。

峽上有堰，或勸蜀主乘夏秋江漲，決之以灌江陵，毛文錫諫曰：「高季昌不服，其民何罪！陛下方以德懷天下，忍以鄰國之民爲魚鼈食乎！」蜀主乃止。

14 帝以福王友璋爲武寧節度使。前節度使王殷，友珪所置也，懼，不受代，叛附於吳；九

月，命淮南西北面招討應接使牛存節及開封尹劉鄩將兵討之。冬，十月，存節等軍于宿州。

九域志：徐州南至宿州一百四十五里。牛存節不徑攻徐州而南屯宿州，據埇橋之要，所以絕淮南之援也。吳平盧節

度使朱瑾等將兵救徐州，存節等逆擊，破之，吳兵引歸。

¹⁵十一月，乙巳，南詔寇黎州，蜀主以夔王宗範、兼中書令宗播、嘉王宗壽爲三招討以擊

之。丙辰，敗之於潘倉嶂，斬其酋長趙嵯政等；敗，補邁翻、酋慈秋翻、長知兩翻、嵯，才何翻。王

戊，又敗之於山口城；十二月，乙亥，破其武侯嶺十三寨；黎州南界有潘倉、武侯等十一城。路振九

國志：王宗播出邛崃關至潘倉，大破蠻衆，追奔至山口城。則潘倉在邛崃之南，山口城又在潘倉之南也。辛巳，又敗

之於大渡河，按九域志，黎州三面阻大渡河，南面至大渡河一百里，東南面至大渡河一百二十里，西南面至大渡河三

百里。俘斬數萬級，蠻爭走渡水，橋絕，溺死者數萬人。宗範等將作浮梁濟大渡河攻之，蜀

主召之令還。蠻地深阻，不欲勞師遠攻，驅之出境而已，此蜀主之志也。

¹⁶癸未，蜀興州刺史兼北路制置指揮使王宗鐸攻岐階州。九域志：興州西南至階州五百二十里。及

固鎮，固鎮在青泥嶺東北。薛史地理志：鳳州固鎮之地，周顯德六年升爲雄勝軍。破細砂等十一寨，斬首四

千級。甲申，指揮使王宗儼破岐長城關等四寨，斬首二千級。

¹⁷岐靜難節度使李繼徽難，乃旦翻。爲其子彥魯所毒而死，彥魯自爲留後。

貞明元年（乙亥、九一五）是年十一月方改元貞明。

1 春，正月，己亥，蜀主御得賢門受蠻俘，大赦。初，黎、雅蠻酋劉昌嗣、郝玄鑒、楊師泰，雖內屬於唐，受爵賞，號綢金堡三王，史炤曰：綢，大也，多也。今按綢音丁么翻，蠻語多也，大也。唐書黎、邛二州之西有三王蠻，蓋作都夷、白馬氏之遺種。楊、劉、郝三姓世爲長，襲封王，謂之三王部落。蠻甓而居，號獨舍。至宋，又有趙、王二族，并劉、郝，楊謂之五部落，居黎州之西，去州百餘里，限以飛越嶺。其居疊石爲綢，積糗糧器甲於上。族無君長，惟老宿之聽。往來漢地，悉能華言，故比諸羌无桀。而潛通南詔，爲之訓導；鎮蜀者多文臣，雖知其情，不敢詰。詔，古迴翻，又翻正翻。詰，去吉翻，窮問也。至是，蜀主數以漏泄軍謀，數，所具翻。斬於成都市，毀綢金堡。自是南詔不復犯邊。復，扶又翻。

2 二月，牛存節等拔彭城，王殷舉族自焚。考異曰：莊宗列傳朱友貞傳云：「乾化四年十一月拔徐州，殷自燔死。」五代通錄、薛史紀及王殷傳皆云貞明元年春，今從之。

3 三月，丁卯，以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趙光逢爲太子太保，致仕。

4 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鄴王楊師厚卒。師厚晚年矜功恃衆，擅割財賦，選軍中驍勇，置銀槍效節都數千人，給賜優厚，欲以復故時牙兵之盛。魏博自田承嗣置牙兵，至羅紹威而除，楊師厚復置之。帝雖外加尊禮，內實忌之，及卒，私於宮中受賀。畏其逼而幸其死。租庸使趙嚴、租庸使自唐

中世以來有之。五代會要：梁置租庸使，其班在崇政使之下，宣徽使之上。判官邵贊判官，租庸判官。言於帝曰：「魏博爲唐腹心之蠹，二百餘年不能除去者，去，羌呂翻。以其地廣兵強之故也。羅紹威、楊

師厚據之，朝廷皆不能制。陛下不乘此時爲之計，所謂『彈疽不嚴，必將復聚，』言彈疽者必不畏病疽者之疼，盡彈去其膿血，然後新肉生而病已，不則將復結聚也。醫工彈疽用砭石。安知來者不爲師厚乎！

宜分六州爲兩鎮以弱其權。」

考異曰：莊宗列傳：「宰相敬翔、租庸使趙巖、判官邵贊等爲友貞畫策，分魏博六

州爲兩鎮。薛史無敬翔名，今從之。

帝以爲然，以平盧節度使賀德倫爲天雄節度使；置昭德軍於相

州，割瀋、衛二州隸焉，

相，息亮翻。瀋，時連翻。

以宣徽使張筠爲昭德節度使，仍分魏州將士府庫

之半於相州。筠，海州人也。二人既赴鎮，朝廷恐魏人不服，遣開封尹劉鄩將兵六萬自白

馬濟河，

白馬津在滑州。以討鎮，定爲名，實張形勢以脅之。

魏兵皆父子相承數百年，曰數百年者，言其來也久，非必實經歷數百年也。族姻磐結，不願分徙。

德倫屢趣之，趣，讀曰促。

應行者皆嗟怨，連營聚哭。己丑，劉鄩屯南樂，

南樂本唐魏州昌樂縣，後唐

避獻祖諱，改曰南樂，史因而書之。九域志：南樂縣在魏州南四十四里。

先遣澶州刺史王彥章將龍驤五百騎

入魏州，屯金波亭。魏兵相與謀曰：「朝廷忌吾軍府強盛，欲設策使之殘破耳。吾六州歷代

藩鎮，兵未嘗遠出河門，

按舊唐書：魏州城外有河門舊堤，樂彥禎築羅城，約河門舊堤周八十里。

一旦骨肉流

離，生不如死。」是夕，軍亂，考異曰：莊宗列傳：二十七日，劉鄩屯南樂，遣龍驤都將王彥章以五百騎入魏州，是

夜三鼓，魏軍亂。是月辛酉朔，薛史紀云己丑魏博軍作亂，蓋莊宗列傳「九」字誤爲「七」字耳。縱火大掠，圍金波

亭，王彥章斬關而走。詰旦，亂兵入牙城，殺賀德倫之親兵五百人，劫德倫置樓上。有效節

軍校張彥者，自帥其黨，拔白刃，止剽掠。校，戶敎翻。剽，匹妙翻。

夏，四月，帝遣供奉官扈異撫諭魏軍，許張彥以刺史。彥請復相、瀘、衛三州如舊制。

請罷昭德軍，復以相、瀘、衛三州隸天雄，如舊制。異還，言張彥易與，還，從宜翻，又如字。易，以鼓翻。但遣劉

鄴加兵，立當傳首。帝由是不許，但以優詔答之。使者再返，彥裂詔書抵於地，戟手南向詬

朝廷，左傳：公戟其手。杜預註曰：抵，徙屈肘如戟形。陸德明曰：抵，音紙。鄭玄曰：人挾弓矢，戟其肘。孔穎達正

義曰：謂射者左手附弓而右手彎之，則戟其肘。謂德倫曰：「天子愚暗，聽人穿鼻。論之以牛，爲人穿鼻旋轉，

前卻一聽命於人，以鼻爲所制也。今我兵甲雖強，苟無外援，不能獨立，宜投款於晉。」款，誠也。遂逼

德倫以書求援於晉。

⁵李繼徽假子保衡殺李彥魯，考異曰：蜀書劉知俊傳，「保衡」作「彥康」。今從薛史。自稱靜難留後，難，

乃且翻。舉邠、寧二州來附。叛岐附梁。詔以保衡爲感化節度使，以河陽留後霍彥威爲靜難節

度使。

⁶吳徐溫以其子牙內都指揮使知訓爲淮南行軍副使、內外馬步諸軍副使。爲徐知訓以驕橫

不終張本。

⁷晉王得賀德倫書，命馬步副總管李存審自趙州「漳」十二行本「州」下有「引兵」二字；乙十一行本

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進據臨清。五月，存審至臨清，劉鄩屯洹水。臨清在魏州北，洹水在魏

州西。賀德倫復遣使告急于晉，復，扶又翻。晉王引大軍自黃澤嶺東下，魏收志，樂平郡遼陽縣有黃澤嶺。隋改遼陽爲遼山縣，唐帶遼州。與存審會於臨清，猶疑魏人之詐，按兵不進。德倫遣判官司空頌犒軍，頌，他鼎翻。犒，苦到翻。密言於晉王曰：「除亂當除根。」因言張彥凶狡之狀，勸晉王先除之，則無虞矣。王默然。已諷其意而不形於言，慮有窺聽而洩軍機也。頌，貝州人也。

晉王進屯永濟，永濟縣在魏州北數十里。張彥選銀槍效節五百人，皆執兵自衛，詣永濟謁見，王登驛樓語之曰：語，牛倨翻。「汝陵脅主帥，殘虐百姓，帥，所類翻。數日中迎馬訴冤者百餘輩。我今舉兵而來，以安百姓，非貪人土地。汝雖有功於我，不得不誅以謝魏人。」遂斬彥及其黨七人，餘衆股栗。王召諭之曰：「罪止八人，餘無所問。自今當竭力爲吾爪牙。」衆皆拜伏，呼萬歲。明日，王緩帶輕裘而進，令張彥之卒擐甲執兵，翼馬而從，擐，音宦。從，才用翻。翼者，翼馬左右而從行。仍以爲帳前銀槍都。晉王遂以銀槍效節軍取梁，而亦以銀槍效節軍取禍。衆心由是大服。

劉鄩聞晉軍至，選兵萬餘人，自洹水趣魏縣；趣，七喻翻。晉王留李存審屯臨清，遣史建瑭屯魏縣以拒之，九域志：魏縣在魏州西三十五里。王自引親軍至魏縣，與鄩夾河爲營。河，漳河也。漳河過魏縣，亦謂之魏河。

帝聞魏博叛，大悔懼，遣天平節度使牛存節將兵屯楊劉，考異曰：牛存節傳，「楊劉」作「陽留」。

或「陽劉」。今從唐裴度傳及薛史諸人傳。爲鄴聲援。會存節病卒，以匡國節度使王檀代之。

岐王遣彰義節度使劉知俊圍邠州，霍彥威固守拒之。先是李保衡叛岐附梁，梁以霍彥威代鎮邠

州。

六月，庚寅朔，賀德倫帥將吏請晉王入府城慰勞。旣入，德倫上印節，帥讀曰率；下同。

勞，力到翻。上，時掌翻。印，天雄軍府印；節，天雄旌節。請王兼領天雄軍，王固辭，曰：「比聞汴寇侵逼

貴道，比，毗至翻。故親董師徒，遠來相救；又聞城中新罹塗炭，故暫入存撫。明公不垂鑒信，

乃以印節見推，誠非素懷。」德倫再拜曰：「今寇敵密邇，謂鄴之兵逼魏州也。軍城新有大變，

人心未安，德倫心腹紀綱左傳：秦伯納三千人以衛晉文公，實紀綱之僕。爲張彥所殺殆盡，形孤勢弱，

安能統衆！一旦生事，恐負大恩。」王乃受之。德倫帥將吏拜賀，王承制以德倫爲大同節度

使，遣之官。德倫至晉陽，張承業留之。大同軍北臨極邊，賀德倫新附，張承業不欲使其有城有兵，故留之。

爲承業後殺德倫張本。

時銀槍效節都在魏城，猶驕橫，魏城，魏州城。橫，戶孟翻。晉王下令：「自今有朋黨流言及暴

掠百姓者，殺無赦！」以沁州刺史李存進爲天雄都巡按使。沁，牛鳩翻。考異曰：「莊宗實錄云爲軍

城使，存進傳云都部署。莊宗列傳及薛史存進傳皆云天雄軍都巡按使，今從之。有訛言搖衆及強取人一錢已

上者，存進皆梟首磔尸於市。梟，堅堯翻。磔，陟格翻。旬日，城中肅然，無敢喧譁者。存進本姓

孫，名重進，振武人也。

晉王多出征討，天雄軍府事皆委判官司頌決之。頌恃才挾勢，睚眦必報，睚，五戒翻。頌，他鼎翻。眦，士戒翻。納賄驕侈。頌有從子在河南，從，才用翻。此河南謂大河之南。頌密使人召之，都虞候張裕執其使者以白王，王責頌曰：「自吾得魏博，庶事悉以委公，公何得見欺如是！獨不可先相示邪！」指令歸第；是日，族誅於軍門，兩敵對壘，而越境通私書，誅之，宜也，族之，過也。以判官王正言代之。正言，鄆州人也。

魏州孔目吏孔謙，勤敏多計數，善治簿書，晉王以爲支度務使。唐節鎮多兼支度等使，至其末世，藩鎮署官有爲支計官者，有爲支度務使者。治，直之翻。謙能曲事權要，由是寵任彌固。爲孔謙以培克亂唐張本。魏州新亂之後，府庫空竭，民間疲弊，而聚三鎮之兵，戰於河上，殆將十年，三鎮并魏，鎮也。供億軍須，未嘗有闕，謙之力也。然急徵重斂，斂，力贍翻。使六州愁苦，歸怨於王，亦其所爲也。史卒言之。

張彥之以魏博歸晉也，貝州刺史張源德不從，北結滄德，乾化三年楊師厚、劉守奇北略，滄德遂附于梁。南連劉鄩以拒晉，數斷鎮、定糧道。或說晉王：數，所角翻。斷，都管翻。說，式芮翻。「請先發兵萬人取源德，然後東兼滄景，則海隅之地皆爲我有。」晉王曰：「不然。貝州城堅兵多，未易猝攻。」易，以鼓翻。德州隸於滄州而無備，若得而戍之，則滄、貝不得往來，九域志：德州西南

至貝州二百三十里，東北至滄州亦二百三十里。一壘既孤，然後可取。」二壘，謂滄與貝也。乃遣騎兵五百，晝夜兼行，襲德州。刺史不意晉兵至，踰城走，遂克之，以遼州守捉將馬通爲刺史。

秋，七月，晉人夜襲澶州，陷之。

九域志：魏州南至澶州一百四十里。按九域志之澶州乃漢乾祐元年所

徙之澶州也。

宋白曰：澶州本漢頓丘縣地，在魏州南，當兩河之驛路。唐武德四年分魏州之觀城、頓丘兩縣置澶州，取古

澶淵爲名。貞觀元年州廢，大曆七年田承嗣又奏置。

漢乾祐元年移就德勝寨舊基，頓丘縣隨州移於郭下。此時澶州猶治

頓丘舊州城，今德清軍之頓丘鎮卽其地。

刺史王彥章在劉鄩營，晉人獲其妻子，待之甚厚，遣間使誘

彥章，間，古寬翻。誘，音酉。

彥章斬其使，晉人盡滅其家。晉王以魏州將李巖爲澶州刺史。

考異

曰：莊宗實錄作「李巖」，今從薛史。

晉王勞軍於魏縣，因帥百餘騎循河而上，覘劉鄩營。

勞，力到翻。帥，讀曰率；下同。上，時掌

翻。覘，丑廉翻，又丑豔翻。

會天陰晦，鄩伏兵五千於河曲叢林間，鼓譟而出，圍王數重。王躍馬

大呼，帥騎馳突，所向披靡。裨將夏魯奇等操短兵力戰，重，直龍翻。呼，火故翻。披，普彼翻。操，七

到翻。

自午至申乃得出，亡其七騎，魯奇手殺百餘人，傷夷遍體，會李存審救兵至，乃得免。

王顧謂從騎曰：「幾爲虜嗤。」

用漢光武之言。幾，居依翻。嗤，丑之翻。

皆曰：「適足使敵人見大王

之英武耳。」魯奇，青州人也，王以是益愛之，賜姓名曰李紹奇。

劉鄩以晉兵盡在魏州，晉陽必虛，欲以奇計襲取之，乃潛引兵自黃澤西去。晉人怪鄩

軍數日不出，寂無聲迹，遣騎覘之，城中無煙火，但時見旗幟循環往來，騎，奇寄翻。覘，丑廉翻，又丑豔翻。堞，達協翻。晉王曰：「吾聞劉鄩用兵，一步百計，此必詐也。」更使覘之，乃縛芻爲

人，執旗乘驢在城上耳。得城中老弱者詰之，云軍去已二日矣。晉王曰：「劉鄩長於襲人，

劉鄩取兗州，克潼關，皆以掩襲得之，故云然。然以智遇智，則必有窮者，若鄩之襲晉陽，則智窮矣。短於決戰，計彼

行纔及山下。」相，魏之西皆連山。亟發騎兵追之。會陰雨積旬，黃澤道險，萁泥深尺餘，士卒援

藤葛而進，萁泥，黏土也。深，式禁翻。援，于元翻。皆腹疾足腫，〔章：十二行本「腫」下有「或墜崖谷」四字；乙

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死者什二三。晉將李嗣恩倍道先入晉陽，城中知之，勒兵

爲備。鄩至樂平，糗糧且盡；樂平距晉陽二百五十里耳。糗，去久翻。又聞晉有備，追兵在後，衆懼，

將潰，鄩諭之曰：「今去家千里，深入敵境，腹背有兵，山谷高深，如墜井中，去將何之！惟

力戰庶幾可免，不則以死報君親耳。」衆泣而止。幾，居依翻。不，讀曰否。周德威聞鄩西上，上，時

掌翻。自幽州引千騎救晉陽，至土門，鄩已整衆下山，自邢州陳宋口踰漳水而東，屯於宗城。

〔九域志：宗城縣在魏州西北一百七十里。〕鄩軍往還，馬死殆半。

時晉軍乏食，鄩知臨清有蓄積，欲據之以絕晉糧道，自宗城東行，邪趣臨清數十里。宋白曰：臨

清，本漢清泉縣地，後魏太和二十一年於此置臨清縣。德威急追鄩，再宿，至南宮，南宮縣在冀州西南六十二里，

東南趣臨清亦數十里。遣騎擒其斥候者數十人，斷腕而縱之，斷，音短。腕，烏貫翻。使言曰：「周侍